

主 编 玛拉沁夫 吉狄马加

1949—1999

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典文库

散文·报告
文学卷
(下)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1949—1999

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典文库

散文·报告
文学卷
(下)

顾问
李德洙
翟泰丰
王天玺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

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典文库

1949—1999

——散文·报告文学卷（上、下卷）

策 划：张 维

责任编辑：吉 彤

黄 源

装帧设计：西 里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）

1999 年 8 月第 1 版

开本 850×1168 1/32

字数：495000

印张：22.625

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印装

云南新华彩印厂

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000

ISBN7—222—02601—0/I·721

定价：35.40 元



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典文库编委会

编 委：王一之、乌热尔图、尹汉胤、白崇人
艾克拜尔·米吉提、冯 艺、关纪新
李仕良、张同吾、张承志、张 维
吴重阳、杨世光、查 干、晓 雪
程志方、雷 达



目录

- (1) 总序 玛拉沁夫 吉狄马加
(1) 前言

散 文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----------|
| (3) 下乡简记 | 满 族 | 老 舍 |
| (7) 新湘西行记 | 苗 族 | 沈从文 |
| (15) 草原放歌 | 满 族 | 端木蕻良 |
| (21) 内蒙访古 | 维吾尔族 | 翦伯赞 |
| (39) 从昆仑到喜马拉雅 | 赫哲族 | 乌·白辛 |
| (107) 听鲁迅先生演讲 | 彝 族 | 李 乔 |
| (112) 五月的早晨 | 蒙古族 | 安柯钦夫 |
| (115) 鄂尔多斯纪行 | 蒙古族 | 云照光 |
| (126) 毛主席批准我入党 | 维吾尔族 | 赛福鼎·艾则孜 |
| | 王庆江 | 译 |
| (143) 长城行 | 回 族 | 马 犁 |
| (151) 故乡，你好 | 朝鲜族 | 金珠玉 |
| (156) 夜石林 | 纳西族 | 杨世光 |
| (161) 我的祖先 | 满 族 | 赵 玫 |
| (164) 祖父 | 回 族 | 马瑞芳 |
| (174) “畚女”的命运 | 苗 族 | 杨明渊 |
| (182) 火的节日——大理火把节漫记 | 白 族 | 那家伦 |
| (193) 沿着天山…… | 维吾尔族 | 海热提·阿布都拉 |
| | 谢友规 | 译 |
| (201) 苏里玛飘香的地方 | 纳西族 | 拉木·嘎吐萨 |
| (207)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| 蒙古族 | 特·赛音巴雅尔 |



目录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---------|
| (217) 芦乡吟 | 畲族 | 蓝兴发 |
| (220) 初春 (外二章) | 维吾尔族 | 艾合买提·伊敏 |
| | | 张洋译 |
| (224) 京都, 难忘的聚会 | 蒙古族 | 特·达木林 |
| (230) 里湖, 不是湖 | 壮族 | 凌渡 |
| (240) 土壤和花朵 | 布朗族 | 岩香兰 |
| (243) 淘金 | 羌族 | 谷运龙 |
| (246) 街子三题 | 撒拉族 | 闻采 |
| (255) 秀峰桥记 | 土家族 | 温新阶 |
| (260) 内蒙古散记 | 蒙古族 | 李 隼 |
| (283) 生命的回声 | 苗族 | 向启军 |
| (289) 藤条河纪行 | 哈尼族 | 诺 吟 |
| (295) 长城夜谭 | 满族 | 鲁 野 |
| (301) 神秘的那恰罗 | 普米族 | 尹善龙 |
| (305) 奇地前笛尔节 | 塔吉克族 | 喜仁库 |
| | | 尔班 |
| | 许瑞祥 | 译 |
| (309) 阿姐啊阿姐 | 水族 | 石尚竹 |
| (318) 秦堤踏月 | 壮族 | 庞俭克 |
| (322) 昌珠寺观后 | 藏族 | 班 觉 |
| | 益希单增 | 译 |
| (329) 情感的绿地 | 傣族 | 段 林 |
| (333) 永远的魂灵 | 壮族 | 岑献青 |
| (336) 宝 | 哈萨克族 | 阿吾里汗 |
| | 杨振明 | 译 |
| (341) 源 | 藏族 | 野 鹰 |
| (344) 乡情淡淡 | 满族 | 康启昌 |



目录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|
| (348) 无法不自白 | 佤族 | 包晓泉 |
| (352) 久别的故乡 | 傣族 | 玉奔龙 |
| | 岩温 | 译 |
| (357) 凝重的大山 | 布依族 | 弋良俊 |
| (363) 慈母心 | 朝鲜族 | 金浩根 |
| | 申明仙 | 译 |
| (369) 故乡那高高的粘枣树 | 阿昌族 | 曹先强 |
| (373) 小城风景 | 土家族 | 彭世贵 |
| (377) 石蒜花开…… | 回族 | 郭风 |
| (380) 毛主席对老舍谈康熙 | 满族 | 舒乙 |
| (386) 让太阳为你发光 | 黎族 | 韦海珍 |
| (390) 龙船调的故乡 | 土家族 | 甘茂华 |
| (395) 走西口 | 壮族 | 冯艺 |
| (399) 游鸣沙山和月牙泉 | 蒙古族 | 巴特尔 |
| (402) 等待心荷 | 壮族 | 黄堃 |
| (406) 母亲眼里蒙着泪水 | 满族 | 关沐南 |
| (412) 两位亲人的故事 | 傈僳族 | 杨泽文 |
| (418) 清明茶 | 土家族 | 阿多 |
| (423) 梦回云杉坪 | 彝族 | 张昆华 |
| (431) 羊的样子 | 蒙古族 | 鲍尔吉·原野 |
| | | |
| (436) 写给戈壁 | 朝鲜族 | 尹金丹 |
| (440) 八廓街漫笔 | 藏族 | 次多 |
| (452) 深深的河 | 布依族 | 吴昉 |
| (459) 一生牵挂 | 苗族 | 刘萧 |
| (465) 远山的呼唤 | 土家族 | 杨盛龙 |
| (470) 永远的雨 | 回族 | 梁琴 |
| (479) 中秋月圆 | 佤族 | 潘琦 |



目录

(482) 其实, 我懂

达斡尔族 阿 凤

报告文学

(487) 万里赶羊

蒙古族 萧 乾

(502) 神河断流

壮 族 华 山

(511) 五指山上飘红云

京 族 李英敏

(528) 扬眉剑出鞘

满 族 理 由

(543) 飞天之梦

满 族 穆 静

(569) 国殇

回 族 霍 达

(647) 刘三姐与黄婉秋

壮 族 何培嵩

(694) 毛泽东请彭德怀出山

回 族 马泰泉

凝重的大山

〔布依族〕 弋良俊

近来，我脑子里常出现两个影子，叫我难以摆脱，他俩，都是摇拨浪鼓的老人。有时，他们宛如一人，叫我难以辨认；有时，他们又各站一方，使我不知该亲近谁，尊敬谁。

嗨，我真怀疑，我的大脑——这部高能隐形录放机，是否出了故障。不然，为何两个影子会重叠在一起？更怪的，是我的来无影去无踪的思想，不再是虚无缥缈之物，它变了，变成个剃光头、光脚杆、光屁股的山乡顽童，欢叫着奔跑在岁月隆起的群山之中，追逐那只意象的彩色蝴蝶。

哦哦，我的思想，我活泼可爱的山乡顽童，今日放你的“假”，任你去捉彩色蝴蝶，拿回来送给摇拨浪鼓的老人……

孩提时，在山寨读私塾。我那位常年穿件蓝布长衫的老先生，每天下午，正襟危坐在至圣先师孔夫子牌位下的书桌边，手捧一本翻得蜡黄的书，拖长声调，慢条斯里地给我们这群山麻雀似的山娃娃，讲二十四孝。有次，他讲老孝子老莱子。他说，春秋战国时，楚国有位隐士叫老莱子，居蒙山之阴。老莱子都七十岁了，为了让自己的老父老母高兴，常常穿着彩色的衣服，装成小娃娃，摇着小拨浪鼓，逗老父老母



笑。老先生讲得兴起，如布依族的戏人，故意装成老莱子，以书当拨浪鼓，说娃娃腔，做戏给我们看，逗得大家忘却了他是老师，放声畅笑。老先生、老莱子、山娃娃三位合为一体。那天，西移的太阳，把金灿灿的阳光射进书馆前的竹林，照进书馆，在地上撒下金花万朵，铺在老先生脚下。阳光慢悠悠地移动着，时间慢悠悠地流，老先生慢悠悠地演。直到老先生发现阳光已爬上了孔夫子的牌位，他才站起来，环视着我们这群山麻雀，正色说道：“为人子者，应孝顺父母。”

从此，离我两千多年的老莱子从历史风烟中走出，走进我心中。我们的老先生，就是个活生生的老莱子，与山娃娃特别亲近。真是位可爱的“老顽童”。他，伏影于我心底，伴我走过童年、青年、壮年……

今年初秋。一天下午，我路过贵阳市都司路，见一矮小老人，头戴顶遮阳草帽，慢悠悠走在铺满金色阳光的街头。老人左手举起一个谷草把把，那草把把上插着许多小玩意：彩色小风轮、红头叫鸡、绿色拨浪鼓；右手里拿着个拨浪鼓，用食指和大拇指转动着，把清脆的叮咚叮咚的响声撒满都司路，逗引得儿童们眼馋、心痒痒。啊，久违了这熟悉的鼓声！它立即将我的视线吸引了过去。这鼓声，儿时就深深地沉入我的心底，不时随记忆之帆浮起，萦绕耳际，引出童年的梦幻，记起私塾老先生以书当拨浪鼓摇动的情景，记起我的包块头帕的母亲为我赶场买回拨浪鼓的情景，记起我与童年伙伴“争坟山”后我扮老莱子的情景……后来，我长大进城读书，解放后当了解放军。人长高长大了，但心儿依然年轻。在战场上，我在枪炮声中依然寻觅着拨浪鼓的叮咚



声，在“文革”中，在批斗声中不知怎的我竟忆起了那鼓声。可是，拨浪鼓失落了，它的声音消失到宇宙黑洞中去了，化为轻烟，化为风魂。多少个夜晚，我希冀能在梦中找回它的身影，它的声音！今天，在改革春风吹进山城贵阳之时，我竟又看见了卖拨浪鼓的老人，听到了叮咚叮咚的拨浪鼓声，欣喜之情，难以言状，我欣喜地加快脚步，追上那卖拨浪鼓的老人。

老人在前面走，我慢步跟着他；老人卖拨浪鼓，我就像个好奇的娃娃笑着看。

“同志，要吗？”老人从草把把上抽出一个拨浪鼓。

我摇摇头，见老人有些失望，连声说：“啊啊，我买。我给小六八孙儿买一个。”

与老人交谈后，知道他叫黄绍泉，七十多岁了，原是南明区木制品厂的工人，早已退休了，月月有好几十元退休金拿，够他生活。

“不愁吃穿，为啥还卖这玩意？”我问。

“人退休了，闲在家里爱打瞌睡，爱生病，出来走走，新鲜些。人也像城市一样，老城变新城，跟着变得年轻了……”老黄公摇起拨浪鼓边走边说。

“为啥做这些玩意卖？”

“娃娃们喜欢，忘不了它们呀！”

老黄公讲，人老了，总想变年轻，变不回去了，就自己把自己当娃娃，做些娃娃喜欢的玩意儿，看着孩子们玩得高兴，心也就年轻起来，活泼起来，他还说，而今有些不懂事的年轻人，不懂得他的心，作弄他。有次，在南明桥头，几个喝得昏昏然的青年，要我拿起拨浪鼓跳“迪斯科”。我怕惹这些“醉爷”，扭头快走，醉青年们追上我，扯下草把把



上的彩色风轮、叫鸡、拨浪鼓，丢到桥下南明河中，看着这些小玩意轻飘飘地坠入浪滔之中，我的心也坠落了下去，落下了老泪。我找醉青年讲理。醉青年们满口脏话，还扭伤了我的手腕子。说着，他卷起袖子，让我看他手腕上青紫色的伤痕。

“疼吗？”我心口隐隐作痛，关切地问。

老黄公痛苦地摇摇头说：“我心窝窝里疼。心疼我的那些虽然不值几文钱的小玩意，那些玩意，是我送给娃娃们的心。”

“这些人，简直像地痞……”

“唉唉。可我事后一想，也不能全怪他们，这些青年人从小缺少良好的教育，又处在‘文革’那种年月里长大，叫人痛心啊！”

“是呀，他们缺少教育……”我想起我那位山乡私塾老先生，虽然他早已归“黄泉”了，但他的身影却总活在我的记忆中，老先生“为人子者，应孝顺父母”的话，总响在我耳边。他与老黄公此刻可说合二为一，站在我面前。

这时，有几个娃娃来买叫鸡和拨浪鼓，老黄公不问钱多少，一角两角都卖。娃娃们买到心爱物，雀跃着、欢叫着，留下一串串笑声和拨浪鼓声在铺满金色阳光的长街上。

我与老黄公分手，几次站下来回头望他。他在金灿灿的夕照中，渐渐没入人海，一点一点地朦胧了，而他刚才的话语，却鲜活地融进了我彩色的童年梦幻中……

认识老黄公后，我常想起我那位老先生，心总拴在他们身上。我几次到中山支路一百六十三号后院去找老黄公，但几次都扑空。人说，老黄公闲不住，早早出门卖拨浪鼓去了。

又一日，想碰运气，我又去拜问老黄公。一进门，见他在哈哈地炒板栗，满锅响起噼叭声。我向他问好，他递给我一张木凳。我说明来采访他。他默不作声。过了好一阵，他抬头望着我，说道：

“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，有啥写头？”

“你就说说为啥做拨浪鼓吧！”

“我做这些玩意，只是想……”

“想啥？”

“想让如今玩惯洋玩具的娃娃们玩点老玩意，送给他们，等他们到我这把年纪，也有个想头，莫把祖先们玩过、做过的东西，全忘光丢光……”

“啊啊，原来想的是这些。”

我不由沉思起来，不由又想起我那位山乡老先生，不由记起“为人子者，应孝顺父母”。我拿起照相机，要给老黄公拍照。他见后，忙抬起手，用那宽大的长袖遮住干皱的老脸，诙谐地笑着说：

“莫照，莫照。再过十年，我请你来照，好好照一张，我留作遗像！”

告别了老黄公，我思绪纷扬，脑子里出现了老莱子，出现了老先生，出现了老黄公。他们时分时合，让我兴奋，又让我沉思。我想老莱子值得尊敬，他把孝心献给了年迈的双亲；老先生值得尊敬，他把爱心献给了山乡娃娃；老黄公值得尊敬，他把“孝心”、“爱心”无私奉献给了社会主义大家庭里的孩子们，希望他们心甜、心善、心美！

我站在街口，仰望着巍巍栖霞岭，绵绵扶风山。我觉得，老黄公、老先生是那群山中的一座凝重的大山！

**作者简介:**

弋良俊, 1934年生, 布依族, 贵阳市人。1952年开始发表作品, 著有诗集《含翠的木叶》, 长篇小说《面对被拍卖的苗家女》, 中篇小说《风雪之梦关》等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现在贵州省民委工作。



慈母心

〔朝鲜族〕 金浩根

申明仙 译

今天是母亲花甲寿辰。

二十年前，父亲含冤离开了人世，留下我们七个兄妹。岁月流逝，而今我们家已繁衍为十八口人的大家庭了。

母亲静坐在儿女们为她摆好的花甲寿筵前，默默无语，但看得出她心中有着无限感慨。

我是长子，首先和妻子一起高举起满满一杯葡萄酒，连同我们良好的祝愿向母亲敬去，母亲双手颤抖着接过酒杯，含着微笑把酒一饮而尽。多少年来，我们还是头一次看见母亲喝酒。

“妈，您为我们受了不少苦！”

“妈，我们衷心祝愿您健康长寿！”

我和妻子跪下来，向母亲郑重地叩了头。我忽然发觉母亲衰老了。

苍苍白发，深深的皱纹……

母亲含着微笑的脸一阵微微地痉挛，随即从她那深深凹陷的眼睛里溢出两行晶莹的泪水，顺着布满皱纹的面颊，缓缓流淌下来。

这泪水是苦涩，还是甜蜜？



瞬间，我的思绪飞向遥远的过去。我的眼前渐渐模糊起来……

父亲曾经在中学教过书。那时，我家九口人，就靠父亲一人不多的工资勉强维持生活，家境十分贫苦。然而，我们几个兄妹并没有因此而失却念书的机会，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，我们节省着每一根铅笔头，努力用功学习。尽管家里穷得有时揭不开锅，但桌上的书却堆积如山，家里始终充溢着一种浓郁的学习气氛。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吧，不管是在学校里，还是在邻里间，父亲一直被人们称为“先生”，倍受尊敬。母亲也同样受到人们的尊敬，大家都称她“师母”。

然而，万没料到我们这样和睦的家庭会遭到厄运。

倍受尊敬的父亲，竟在一天之内被打成“特务”、“叛徒”而被抓去。胸前被挂上大字招牌，整天站在课桌加两条凳子上遭批斗。

在一次批斗会上，造反派们见父亲始终缄默不语，便大声叫喊着“坦白从宽”，朝那张课桌猛地踹了一脚。随着一声惨叫，父亲从那高高的凳子上重重地摔了下来。父亲被摔得满脸是血，只说了一声：“我是无罪的！”便昏厥了过去。他再也没有醒过来。

啊，慈爱的父亲——就这样悲惨地离开了我们！

母亲捶胸顿足哭得死去活来，谁知这也成了罪行。

“敌人死了，你为谁哭？”

母亲就要临产了，哪里能经得住连日的批斗。婴儿早产了，是个很可爱的妹妹，然而，生不逢时的妹妹由于早产没活几天就饿死了。当时，我和大弟弟已经离家过着集体户的生活，家里剩下从三岁到十二岁五个弟弟妹妹，没有人能帮助母亲去埋葬死去的小妹妹。体弱的母亲把死去的妹妹紧紧



地抱在怀里，冒着呼啸的风雪上了北山。一路上，母亲不知摔了多少跤，在一处山崖下母亲用双手刨开雪，将女儿埋葬了……

然而，更大的不幸又降临了。一天，一群人赶着一辆马车来到我家门口。要我们家搬到农村去，不容分说，就从屋里搬东西。房子被查封了，那辆马车载着母亲和幼小的弟弟妹妹们来到一个十分偏僻的山村，村上几个生产队，哪个也不肯收下我们家。最后，我们所居牛棚的那个生产队不得不把我们收下。

我和大弟弟向母亲提出从集体户搬到生产队来。母亲听后十分严肃地跟我们说：

“你们不要担心家里，在那里好好干吧。自己的路，自己走。”

母亲凭着顽强的毅力，承担起抚养全家的生活重担。她卖掉一些家什，买来几头猪。她是很能干的女人，干农活不比其他村妇差。

果然，母亲的话是正确的。下乡后，我一直坚持白天与社员们一起劳动，晚上则为社员们教授文化知识。经过几年的劳动生活，我和农民们的感情接近了。后来，集体户下来一个招生指标，社员们不顾我的家庭问题，一致同意推荐我上大学。

我要到外地上大学了，母亲为我送行，一直把我送到海兰江畔。这天天气格外晴朗，几只云雀欢声鸣唱着。

母亲轻缓地迈动着脚步，脸上浮现出喜悦的笑容。父亲死后，这还是头一次。

母亲一直送我到桥头，才停住了脚步。母亲用慈爱的目光，端详着我，用手为我整平衣服，嘱咐道：